

開放文學 – 推理探案 – 包公案 – 五鼠鬧東京 第六回 真假施俊爭妻告狀

話說那假施俊坐在後堂，忽見真夫回歸，夫妻相見，各剖衷情，相抱而哭。妖怪見了，思量要脫身，又不忍捨何氏而去，只得要來假成真，與他爭競一場。倘或爭奪得勝者，取回洞中共樂飲娛，莫不是長久之計耶！籌策已定，走出廳來高聲大喝道：「你是甚麼人，走在吾家戲弄我的妻子？」施俊一見，怒從心上起，惡在膽邊生，趕向前一拳揮去，卻被妖怪隔住，兩個扭做一團，互相爭辯。何氏與小二各人仰面相看，兩鄰人等都來觀看，不能分辨。鄰間有一長者，年已八旬餘歲，笑而言曰：「我這把年紀，並未聞有這等蹺蹊的事。此必上界走下甚麼妖怪，在此作亂良民。必要包爺，方可除此妖怪！」正欲揚言，恐惹禍及己身，只得掩口而出。施俊與妖扭作一團，分辨不得，真偽難明，只得放手。連忙走到岳家，投見岳父何員外，把途中遇妖的事備細說與岳父母知之，「今日來家，又被這妖先變作我回家，如今反把我來趕逐，不容我進去，真偽難分，特投岳父作主，除此妖怪。」

何員外心中亦疑，如何有此異事？即令施俊回轉分辨。果見女家一個施俊坐在堂上，見岳父來，便起身相迎。施俊便指著與岳父云：「此是何處妖怪，來我家戲弄你女兒？與我趕出去，大家來相助，不可容他來。」真施俊進堂上，兩個依然扭結做一團。

何員外亦看得呆了，無可處置。何員外吩咐小二，急到鄭先生館中。鄭先生正在與學生講書，小二忙報：「我主人昨日路途回歸家中，被妖變作我主人先到家了，如今兩個形容一般，樣像不能分辨，何員外亦是無計可施，特令小人來接先生，去作個張王，以辨真偽。」鄭先生叫學生俱且罷講，有事往施家一行，明日補功。竟同小二前來。

乃至施家門首與何員外相見，具說前事，鄭達亦不能處置。鄭先生入到堂上，真施俊見了先生，忙來訴說。這妖也來叫先生分訴，真個是哪個真的，哪個是假的？實難分辨。鄭達心生一計：「不知哪個是真，哪個是假，把你平日窗下做的課文背來我聽，背誦得著乃是真的，背不得是假的。」妖怪其實不知，只推真施俊先背。真施俊朗然先背，鄭先生云：「這是真的無疑。」這妖怪亦把神通一使，也將施俊所背日課誦將起來，一字不差。鄭先生道：「後一個背日課比前一個更朗，吾不能辨矣！豈敢妄自主張，有誤大事。不若將此二人，告到王丞相那裡去審問，方得明白。」何員外道：「先生所見，正合吾意。」即時做狀，將二人告到王丞相府中來。

王丞相准狀，忙喚公差將兩個施俊同何氏一千人犯，押入公廳跪下。王丞相下階親自細看，果然兩個施俊一般模樣，難分真偽。大異其事，如何有這等奇怪的事？公座坐定，思了半晌，亦不能決。心下思量道：「莫若叫其妻何氏來，私地問個詳細，方可判斷。」即叫何氏跪在案桌邊來。王丞相問道：「你丈夫事如何起？」何氏把從頭至尾事情一一說與王丞相知之。

王丞相說道：「何氏，你自己難辨真假，叫他人如何辨得？」

王丞相又問道：「何氏，你乃結髮夫妻，同衾共枕，豈無一點記驗？」何氏悟想道：「有了，我丈夫左臂上有一點黑痣可驗。」王丞相即喚一施俊上廳，叫人脫衣服：「驗他身上可有甚麼東西？」公差曰：「稟上相爺，此人美玉無瑕。」王丞相道：「將此施秀才帶往東邊廊下聽候發落。」兩個公差押下去了。

又叫兩個公差：「帶那一個施秀才並來看驗，叫他脫去衣服。」

公差即把他衣服脫將下來，差人稟道：「此一個秀才，在左臂上有一點黑痣。」王丞相曰：「此是真的！」即吩咐左右：「快拿下東廊那個假施俊來！」王丞相罵道：「你這妖怪，左臂沒有黑痣，是假的。真施俊左臂有一點黑痣，才是真。」妖怪哭訴：「爺爺，小人在左臂有一點黑，先前公差受賄，是真是假，望爺親驗，方顯青天無私。」王丞相親自下到丹墀，果見左臂上有一點黑痣。即叫公差帶那個施秀才來，看得明明白白，果驗兩個施俊皆有黑痣，比先一個無二。王丞相見了，無可奈何道：「這等異，叫我如何判斷？」左右稟道：「這宗事除非是包爺審問，方可斷得明白。」王丞相喝道：「胡說！偏他斷得明白，偏我就如何斷不得明白？且將兩個收入牢中，我明日自有發落。」眾手下人聽得吩咐，即將二人連鎖一處，收入牢中去了。將牢門緊緊封鎖。有詩歎曰：

禍在求名往帝京，路逢妖怪變同形。

只因告到王丞相，丞相如何斷二人。

卻說這妖怪，聞得王丞相道他明日必須判斷得明白，收入牢中。心中嚇了一驚，叫道：「若還早不計較，他明日審問我是假的，莫說性命難保，先要吃他一頓無情刑法。不如將雞香呵動，請幾個兄長來幫助，以為救援，才不吃他虧。」道罷，將雞香在口一呵。

四鼠正在北海岩下遊戲，偶在泥鰍精門前飲水，鰍公出外覓食去了，只有鰍母在穴中。年方少貌，其性分好色，凡有水族山鱗，皆與往來相交，其夫每一出夕卜，數日方回，亦不聞其事。一日，四鼠口渴，在其門首方欲飲水，鰍母忙來相迎，道：「請入小穴，自有香茶奉獻，何必飲水？」四鼠一見乃是母鰍，打扮窈窕，身材百般扭捏，隨其入穴。見其穴內清幽可愛，穴外並無往來雜類，清雅自在。四鼠一見，其人原是有性，不老實，只是初到他穴，不敢放肆，叫道：「有茶借一杯與我吃吃，要回家去。」母鰍道：「不要忙！不要忙！既來之則安之。我請你到家，豈是真正吃茶？我丈夫一出其外，定有三天五日不回，我家中亦是無人來往，其實自在從容。」母鰍稱說：「鼠大官請坐下，待妾身整備兩味佳饌，與汝酌量酌量。」四鼠連叫：「多謝！多謝！」不一時，母鰍備得數品蝦蟹之類，提一壺酒來，與四鼠同席對飲。

酒過數巡，母鰍開言問：「鼠大官，你在陸地，也有甚麼朋友？」四鼠道：「在山有老猿精，在林有麋鹿精，都是我往來相交的朋友。」母鰍道：「不是這個朋友，是問你同牀共被的朋友。」四鼠道：「不說便了，說起好笑！我一生面軟，只好去偷些東西來吃，到會叫我去偷做朋友。心中到也愛，只是說不出口。」鰍母道：「你這個真沒趣。凡是沒有男子在家，見他有意與你說話，或言來語去，笑容可掬，這個就有你的意思了。」

你只管向前攬抱她到房裡去，拖倒在牀上只管幹事。要問她肯不肯，這般就做不成了。世間哪有女子說『肯』字麼？『我肯』『我來』不成的說話！」四鼠聞言，心中想道：「這鰍母分明將此言語打動於我，待我復將幾句言語打動與她，看她如何說。」四鼠回言道：「憑你這等說，不必問她肯不肯，只管向前攬抱她。假若高聲大叫起來，將如之何？」母鰍曰：「女子畏羞也，斷不敢叫！」四鼠又道：「比若我與你兩個，你丈夫亦不在家，若是我來攬你，你也叫否？」鰍母低頭不答，停一會道：「就是我叫時，也沒一個聽聞，叫有何用？」四鼠知其有意，向前來一把攬住母鰍道：「先前有言不叫，就不叫了。我與你同入房去。」

母鰍佯為不肯，半推半就，走入房中，不肯自脫衣。四鼠為其解帶，扶曳上牀。

母鰍交股而臥，又不開腿。四鼠是慕色之人，今日得此，情興勃然，將母鰍兩腿推開，將玉莖向母鰍陰戶便插。母鰍亦是好色的，佯為推調，其實甚愛，忙把陰戶來迎。正是兩意相投，欲心相敵，輕輕放，低低就。始入其內，少為玉莖搖動，陰戶內欲水交流。一個腰蜻蜓點水，一個腳似螻蟻撐波。一進一退，好似黃龍出洞，一開一夾猶如蚌殼吐漿。

交戰多時，雨收雲散，各整衣而起。情思綢繆，意欲再續交歡，忽聞雞香飄至。

四鼠道：「多感厚愛，意欲少停，適聞雞香飄至，已知五弟有難，不得不去報與三位兄長知道，商量去救五弟。拜辭前後，容後日再來拜謝。」母鰍牽衣強留：「再住一日何如？」欲捨難離。四鼠曰：「幸蒙過愛，豈人同草木？怎奈兄弟之情，患難之中急如星火，無得延遲。暫時相別，不日又來。」母鰍只得放手，任他回去，戀戀不捨。有詩為證：

天賜姻緣邂逅逢，雞香忽至各西東。

恩情好女無憑據，盡在情懷戀戀中。

四鼠辭別母鰥，逕到一鼠穴中而來。及至進穴，鼠二、鼠三兩個都在其穴。四鼠一入，三個齊問：「四弟你在哪裡？做甚勾當事，來得這等遲？」四鼠道：「我往北海岩下去遊戲，遇著幾個老猿，邀去洞中吃了幾杯早酒，不覺大醉，睡著了在老猿洞中。方才醒來，聞得難香，即忙來此。不想諸兄都已先到了，故有遲慢之罪，望列位兄長饒恕。」一鼠道：「這是小事，且休題。難香，乃是五弟在淮安府河清縣，在施家乾出一場風流事來，被王丞相關在牢中，明日要審問明白。倘或事露，我與汝等唇亡則齒寒矣。如何去救應他才好？眾弟所見何如，請列位見教。」四鼠道：「別無他計，我有一計甚妙。」一鼠問道：「計將安出？」四鼠道：「我明日侵早，變做王丞相，出堂將真的打死，卻不是我兄弟在世。然後緩緩將這婦人攝回歸洞，與五弟做百年夫婦。」一鼠道：「此計倒好，試看你做一做，好便罷，不好快把難香呵動，我等再來計較，另作區處。」

四鼠變身即來。次日天明之際，假冒王丞相升堂，忙叫公差，押昨日收獄的兩個施秀士來勘審。叫齊犯人，一干齊到，點名已完，吩咐牌子：「取第一號板子來，拿了這個施俊下去，重與我打這妖怪。」這牌子拿的是真施俊，扯下去重打。施俊叫屈連天，怎麼受得這苦刑！哭叫聲喧，驚動王丞相起來，聞堂上打人哭叫，即忙冠帶出來升堂，只見堂上也有一個王丞相坐在公案之上。丞相見了大驚：「這廝可惡，倒把我來舞弄！」

心中大怒，吩咐左右：「快拿下這個妖怪，與我重責。」那妖怪坐在堂上，亦發怒云：「你是何人，敢來與我爭？」叫左右：「與俺拿下這廝！」兩個丞相相爭，各自發怒，霎時間渾做一團。手下人只見兩個丞相爭鬧，各言各是，難分真偽，哪裡敢動手，只是看得呆了。堂下兩個施俊也相爭鬧，喧嚷渾作一堂。書吏人等白眼相看，不能分辨。

有個老人素性明敏，言必中理，行不逾矩，亦來觀看。滿堂諸眾自鬧，無能決策。這個老人是個急性的，看許多人只是眼看，全無見識，高聲近前稟道：「二位丞相不必相爭，我等手下之人，不敢以下而言上，真偽不敢明說，縱大辯論連日，亦是徒然。除非朝見仁宗皇帝，以憑聖旨發落，那時方分哪個是真，哪個是假。」真丞相道：「此言極當。」假的道：「我是真丞相，豈你們不認得不成？與我捉下那人，明日重重賞你！」眾人怎敢下手。真的即要同假的去見聖上，假的不得已，只得勉強同去面聖。

真假同來朝門之外聽旨。黃門官入奏其事，仁宗降旨，宣二人入朝，聖上親自審問。比及二人朝見，自古道：伶俐不過帝王，聰明不過天子。妖怪終是心怯，恐怕聖眼看出他的本相，故將神通運動，吐出一口氣來，把仁宗吹得兩目昏花，不能明視。仁宗傳旨：「可將二人監在通天牢裡，待我今夜北斗上時，定要審出這個妖怪。」真丞相暗囑天開眼，以除妖怪。

假的心下甚是驚恐，他亦曉得仁宗原是赤腳大仙降世，每到夜半，天宮亦能見之。故此吩咐將兩個丞相監在通天牢內，待他半夜來審真偽，自然看出。四鼠知其有這等利害，心中著驚，怕他夜半看出本相，參破真形，即將難香呵動不題。

且說三鼠其心最高，每夜深時朝拜北斗，吞食日月精華，日則變為美貌婦人，迷惑少年子弟，吸人精血以助他神通。一日，變做一個少年女子，月貌花容，無限嫵媚，往來途中，欲迷年少之人。其山之北，去□里之餘，有一村名狗走村，人煙正好二三百家，專以打獵為生。原是秦穆公召虞人，不至，恐其加罪於己，變姓隱居，居於此處，假姓為樊。村中出一少年，名喚樊可通，力勝於人，從幼讀書，天資頗好，日記數百言，穎悟超群。素性縱淫，留心花酒，故所學無成，賣弄乖巧，成為浪蕩子弟。

一日打獵，眾伴先歸，獨自在後。三鼠一見，知其心事，故忙改變，變做一個彩桑婦人，手提桑籃，站立桑樹之下。見樊可通在桑園之外，行來行去。三鼠裝為害羞之態，躲於桑樹之背，偷眼丟情，秋波貯意。這樊可通見了，魂飄天外，興起心頭。料想：「此處桑林，離人家甚遠，獨有這個女子，待我強去調她一番。就是發怒叫罵，無人來看見，有何知覺？不可錯過這場天賜姻緣。」把這桑園的牆一躍而過，竟向女子施禮。那女子一見無地可藏，只得答禮。樊可通問道：「娘子這等美

貌，何故一人在此彩桑？」女子道：「桑麻一事，乃我婦人本等，何勞君子動問？」樊可通道：「彩桑不如遇貴郎，故先動問娘子，而後達其私情。」向前來一把扯住。那婦人掙擺不能脫，含羞道：「只得叫將起來！」可通曰：「任你叫天也不應，叫地亦不聞了。」只要成好事，摟女子在懷中，強為解衣，依喪事而成夫婦。三鼠口說不肯，心下巴不得把他化命根也吸過來了。樊可通呈青年好色之心，盡力來戰。被三鼠用抽筋吸髓之法，把樊可通滿身骨髓都吸盡了，渾身骨節軟如絲線，兩眼光光，猶似啞的一般。只見樊可通霎時之間，睜開雙眼，看看三鼠，話也沒來得及講，遍體就似沒有骨頭一樣，倒在地上，動也不能動。三鼠道：「多謝你了，慢慢從容睡一覺，你才起了罷。」三鼠搖身而去。樊可通同伙打獵的人至晚不見他回家，恐怕路上遇虎，邀去同伙人，各持器械，把火來尋。至桑園邊，樊可通聞人聲亮，忙叫救命。眾人知覺，詢問來歷，知其被妖怪所迷，扛回救治去了。

三鼠又吸得許多精氣，方才回轉穴中。又聞得四鼠五鼠難香飄入穴來，忙到一鼠穴中會議。二鼠也到商量：「此事如何是好？四弟又把難香呵動，決然有事，必危急矣！如何會救得他來？」三鼠說云：「二位兄長放心，我自會救得他來便了。」

三鼠別了二位兄長，來到通天牢，見了四鼠，逐一告知此事。三鼠對云：「此事不難，我有計較。」時近四鼓，三鼠變做仁宗，出來升殿，宣五府、六部大小文武百官都到：「看寡人勘問丞相真假。」百官都來會齊。真仁宗也來升殿，見殿上龍椅已有一個仁宗皇帝坐在上面。文武百官見又有一個聖上出來，眾皆呆道：「朝廷之上，如何有這等異端的事？」各人嗟呀，不敢專主，只得大家同入內殿，朝見國母，奏聞其事。國母聞奏，大驚道：「我朝內如何有此大變之事？」取過玉印在手，

擊劍出殿審看端的。出殿舉眼一看，只見兩個仁宗一般相似，毫釐不差，聲音笑貌、舉動規模無別。眾臣奏云：「自古道天無二日，民無二主。今有兩個聖上，真偽不分，臣何所主？乞國母嚴加審究，以除妖怪，俾萬民有寧日，四海無虞。」國母云：「汝等眾臣不必驚恐，我自自有定奪。真聖上乃真命天子，左手掌中有山河紋，右手掌中有社稷紋，乃是真的。」眾臣得懿旨，同來看驗，果然只有一個掌中有此紋，一個掌中無。忙來復命，國母命：「速將假的監在通天牢內，明日著刑部同錦衣衛，將假的帶在理問廳，嚴加考究，以正國法。」傳旨已畢，同真仁宗退朝去了。

那假的人在通天牢內，驚得魂不附體：「明日著落刑部同錦衣衛來三拷六問，那刑法如何當得起？縱是有命，也活不長。不如將難香呵動，看一鼠哥哥二鼠哥哥何以來救我，免得受苦。」即將難香一呵。一鼠、二鼠自三鼠去後，亦在一起，日夜耽憂，亦怕不穩。及又聞得難香信到，一鼠對二鼠云：「五弟好不省事，只在鄉村攝些食用，來此安樂快活則過耳。」

如何干得這等蹊蹺大事出來？致使眾兄弟個個不安，惹出許多煩惱來。三弟已被國母監在通天牢內，明日要加刑究審，如何走得脫這番苦楚？」鼠二道：「事既如此，無可奈何。我只得要去救他們回來。」鼠一囑咐：「須斟酌而行，不可妄為。」鼠二道：「我自自有酌量解救之法，無甚出奇自可行。」

又停一會，頓然有了。遂把神通一使，變做國母，又來升殿。降一懿旨：宜司獄官即將通天牢內一千人犯盡皆釋放。忽聽得內簾官傳旨到，令司獄者嚴加防守，不得走透妖怪。司獄官將此二旨來與眾文武官員：「如何一個國母出兩樣旨意？」

眾皆入朝內來查，又有兩個國母矣。一令釋放，一令監禁，不知哪個是真的。滿朝百官議論紛紛，屢日不決。仁宗皇帝亦為此憂，飲食俱廢，坐臥不安。忽有二老臣奏曰：「陛下可差一人，齎聖旨星夜趕去邊庭，取包拯相回來，方可決斷此事明白。不然就是仙人，亦不能與陛下分其憂也！」仁宗允其奏，即寫旨差殿前指揮齎詔前去，宣包拯火速入朝，不得遲延。指揮領旨，飛奔邊庭。

卻說包丞相鎮守邊庭，人民樂業，百姓謳歌，道不拾遺，犬不夜吠。自古道：「國正天心順，官清民自安。」鼓琴而恭已無為。其日正在陌上躬耕勸農，忽報朝廷有聖旨到。包相即回，安排香案，接旨到手，當天開看云：詔曰：朕聞君有諍臣，則身不失其國家。正如子弟之衛父兄，手足之裨頭目者也。朕今卻被妖怪迷惑，朝廷內外混亂不明。朕心日夜憂煩，寢食不安。滿朝文武，皆無撥亂誘正之法，妖勢猖狂，危於旦夕。詔書到日，即便回朝，除滅怪異，掃蕩妖氣，計功升賞，無負朕心。

包拯看詔書已畢，知是朝廷有變。即日收拾，起馬回朝。

百姓父老，扳轅牽轍，強留不住。無分曉夜，同天使來到東京，入朝天門，一直入到金鑾殿，朝見仁宗皇帝。聖上見了包相到，歡動龍顏，即退居偏殿，把妖怪為害之事，歷其始末根因，細說與包文拯知。包公聽知聖上所說原故，即奏道：「萬歲放心！

量此妖怪，知他作怪，不久去除。容臣數日，必然審問明白，方回奏陛下。」聖上聞言，回憂作喜。吩咐光祿寺賜宴洗塵，御手親賜金花四朵，彩緞百疋。包文拯受賞謝恩，赴宴飲罷，奏云：「深荷聖恩，容臣回到開封府去，才好審問這事。」

聖上准奏，即令回開封府。人到府衙，次日，叫二□四名無情健漢，取出三□六般刑具，般般擺列西廊之下，於通天牢裡取出一班人犯，齊到開封府投到。包公點數，委的有兩個王丞相，兩個施俊，一個國母，一個仁宗。包公一見，笑道：「內王丞相與施俊未審哪個真假，惟國母與聖上這兩個是假的無疑矣。不必再審，且令監起。待我今夜申牒交與城隍，然後審問，自然無差。」將一千犯人復取入監去。此正是：

只道神通不可量，誰知今日受災殃。

禍淫福善天應報，妖怪如何得久長。

卻說四個老鼠精兄弟，都被包爺來監禁獄中，面面相覷，無計脫身，私自商量道：「包公說他今夜燒牒通告城隍，明日審問我等事情。城隍知之，必然來證出我們兄弟本相。雖然他縱有刑法，亦是動作我們不得，怎奈於今上天豈可容我兄弟久隱人間，長保安樂哉！可請一鼠哥哥來此酌議，用何計策，保全性命。」於是再把難香呵動。

原來一鼠吩咐二鼠來朝救，也真個自己終是放心不下，也來東京打探消息。才知他們都起解開封府來，包公審問。一鼠已知其事，竟來到開封府打聽消息。聞得包爺審問，自笑道：「待我來做個包丞相，看你如何判斷！」即顯神通，變做包公，坐於府堂判事。恰遇真包公正出牒告城隍轉衙，忽報堂上有一包公坐在府堂判事。真包公忽喝道：「孽畜敢如此！」逕入堂上，著令公牌拿下。那妖魔走下堂來，渾作一處，眾公牌正不知哪個是真的，哪個是假的，如何敢動作？堂下真包公怒從心上起，抽身吩咐公牌：「你眾人緊守衙門，不得走透消息，待我出堂，方得上堂伺候。」公牌領諾，包公退入後堂。假的故在堂上理事，只是公牌疑惑，不依呼召。

只說包拯入見李夫人道：「異怪難明，吾當訴之上帝，除此惡孽。爾將吾屍被緊蓋牀上，休得移動，不則二晝夜復轉。」

夫人云：「人之生者，則有動用千般，人既死了，豈有得復生乎？倘有不測，卻如之何矣？你妻子正爾慮此，決不可為！」

包公云：「我生平正直，又無諂諛邪僻之行，況我陽數亦未當天，焉有不去之理？夫人，你一切放心！」夫人再三不允。包公道：「我若死去，上天朝見上帝，查甚麼妖魔走落凡間，擾亂塵世仁宗天下，江山不得太平。若有怪物走下凡塵，收回天宮，我主方得太平無事。若不如此，那妖怪難除，朝廷不得安寧，是我為臣之罪也。你且放心，不必多慮！」於此，將衣領所帶的孔雀血細嚼幾口，包公死去。有詩歎曰：怪孽無端降世塵，肯將一命往天庭。

西天叩佛求貓救，復定山河永太平。